

第三章 「嬰戲圖」的延伸創作

第一節 從社會面談家庭與教育期望

宋代對兒童的重視已在上一節討論過，古今比照之下，當今的父母對子女的愛護，並不少於宋代，但或許是時代的變遷，宋代的「重文輕武」、「科舉考試」其影響至今仍在，「望子成龍，望女成鳳」、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」的傳統觀念早已深植人心，對於孩子的將來，一般父母們都保有一定的教育期望。

父母是孩子生活中最親密的人，父母養育子女，當然心中也有對子女的滿心期望。每個父母都希望子女能比自己強，從小就讓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。現代的孩子幾乎從幼稚園開始就學才藝，多數是希望孩子不要輸在起跑點上。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有許多期盼，也對子女的未來發展充滿希望。然而近年來教改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，許多憂心忡忡的家長擔心孩子會在教改運動中被犧牲，而失去競爭力，基於這樣的擔心，家長不斷地加強孩子的課後補習。因此很多孩子從小一、有的甚至從幼稚園起就開始補習英語、電腦或各項才藝。家長對孩子的期望與擔憂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從孩子的生活之中，可以看見孩子每天要承受著家長高度的教育期望，其實生活過得並不輕鬆。即使現代父母的工作忙碌，在教育方面他們仍對孩子抱著高度的期許。

整個社會風氣是，父母的教育期望定位於父母對孩子在學校學業成績的期許，及未來學歷上的最高期望，包含希望孩子最少要接受的教育程度及最好能接受的教育程度，但就現今著重多元發展的教育理念而言，這種教育期望的內涵仍太過偏狹，現代父母普遍的觀念已把教育窄化為學歷的取得，主因是受長久以來文憑主義的影響，事實上，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及對教育價值所持的態度，應該不只以子女在校學業表現，及未來學歷的期待做為唯一評估的依據。

現今的教育強調多元能力的均衡發展，著重學生各領域的學習與啟發，若只將教育期望定義在學業表現及未來最高學歷的取得，難免有失偏頗，忽略了孩子的社會適應及人格發展。研究發現，國內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普遍都很高，以下從兩個方面來說明：其一，教育成就是獲得經濟成就和社會地位的重要工具與途徑，人們因此對孩子抱持著相當高的教育期望；其二，將教育程度或學歷本身視為一種外顯的地位表徵，這在台灣社會更是普遍存在的情形。

諸多研究均指出父母的社經地位會影響其對子女的教育期望，父母的社經地位愈高，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也就愈高，中下階層、偏遠地區及弱勢團體的父母，對子女的教育期望，較高階層、都會地區父母的教育期望為低。在筆者執教的工作場域中，的確也發現，不同職業階層的人在面對不同的工作條件與要求時，會影響到個人的人格及價值觀，並進一步影響到他們在教養子女時所強調的價值觀與教養方式，也因如此，讓執教者在輔導學生常規方面，常常顯得無力且無奈。

過去傳統觀念上重男輕女，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，這樣的觀念，影響父母對子女教育期望的差異，且社會上對男女工作的性別角色定位與期待不同，使得父母對女孩的教育期望偏低，且愈具有傳統思想觀念的父母，對男孩、女孩間的教育期望差距愈大。父母都期望子女能接受較高的教育，但仍有其性別之差異。在學歷程度方面，父母對男孩的期望略高於女孩。在婚姻關係中，也多期望男方學歷高於女方。

但近十幾年來社會的快速變遷，兩性平權的意識抬頭，中國傳統重男輕女的觀念有逐漸式微的趨勢，兒童知覺到的父母教育期望，並不會因為性別而有大幅度的差異。再者，也可能因現今國人的生育率逐年降低，每個家庭育有的子女數越來越少，父母對家中的每個孩子，不分性別，均一樣重視。也因少子化，父母能提供較多的教育資源，資源也比較集中，不像以往的傳統農業社會，每戶家庭

的子女數量眾多，父母因傳統重男輕女及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，擔心所能提供的教育資源會被分散，往往會犧牲女孩來成就男孩。

筆者於執教的場域發現，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普遍偏高，有時更忽略了該子女的能力與努力程度，原因如前述其一：教育的價值對於台灣民眾而言，不僅是可作為提高職業與收入的工具，而且其本身就有很高的價值與地位；二是台灣地區民眾普遍有「萬般皆下品，惟有讀書高」的崇尚教育之觀念，人們因而抱持相當高的教育期望，對於升學的目標，有明顯地偏向所謂的明星學校的傾向，此種情形普及在台灣社會，更是明顯可見。

家庭是所有教育的出發點，一個人從一出生，就開始接受家庭教育，直到死亡，終身都受到家庭教育的影響，家庭定義今昔不同，隨著時代而變遷，主要的原因，家庭是構成社會的小單位，是社會制度的產物，社會制度改變家庭當然也隨之改變，最明顯的差異是家庭的結構大不同，核心家庭增加、家庭人口數降低、社會的各項照顧功能取代原先家庭的功能，傳統家庭中的信仰、價值與行為在現代社會中已不多見，反而出現了各式的非典型家庭如單親家庭、獨親家庭、同性戀家庭、同居家庭等，挑戰衛道人士的保守觀念，為個人、社會帶來莫大的衝擊，甚至也影響法律上的家庭定義。學者專家認為，台灣家庭近年來最重大的變遷是家庭的核心化，而造成此結果的原因是工業化及個人主義的盛行。

因家庭變遷使家庭定義與家庭教育也隨之不同，早期的家庭教育指父母對子女所施予的教育，偏重家庭世代倫理教育，後因核心家庭增加，家庭教育由家庭中的人際關係擴展至家庭與社會的關係。而今政府以立法正式介入家庭教育，使家庭教育不再只是家務事，而成為政府的官務事，由社會發展的角度看，將家庭教育擴展為終身學習的觀點，「家庭教育法」便應運而生。

於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六日由總統公佈施行家庭教育法，其中家庭教育的範圍在家庭教育法第二條說明：

「本法所稱家庭教育，係指具有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功能之各種教育活動，其範圍如下：一、親職教育。二、子職教育。三、兩性教育。四、婚姻教育。五、倫理教育。六、家庭資源與管理教育。七、其他家庭教育事項。」²⁵

如前章第二節所述，宋代之初，因為實施「重文輕武」的政策，擴大科舉考試，又因強化集權中央，形成文官政治，因此致使啟蒙私學的興盛。而由於出自對兒童生活、生長、學習的重視，上至達官顯貴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人們對兒童的日常生活，皆投以相當多的關注。為人父母者，受此風氣影響，只要能力所及，皆鼓勵孩子就學識字。宋代對兒童的重視，展現在教育方面最為明顯，因而強化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」的觀念。

在單純的一種寒窗苦書、科舉考試、金榜題名的途徑中，這是弱勢家庭欲跨越階級的晉升之道，也是一種社會地位的代表，在古代單純的社會結構上，因為政治的集權統治，與民風單純、道德方面的高標準要求，對於教養孩童莫不是「棒下出孝子」、「不打不成器」，或是《三字經》中所言：「養不教，父之過；教不嚴，師之惰；子不學，非所宜；幼不學，老何為；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學，不知禮」的方式。

中國傳統家庭中的教育原是對生命、道德的一種啟發和調養，後來產生了變質與扭曲，而今，在注重人權、隱私、尊嚴的社會風氣下，過去許多的教養方式，被許多許多學者討論、推翻，實乃肇因於整個社會制度的僵化。過去的中國社會，是菁英社會，負責創造一個優美的社會文化系統，進而運作、領導著渾渾噩噩的人民，以進入文化禮樂系統，也就因此形成了尊卑上下的社會階級。而那種強者對弱者的關係，變成永恆不變，而帶至家庭教育中，變成「父親永遠是對的，孩子只須無條件地服從」。這便是權威式的教導，在過去非常穩定的社會結構中，

²⁵ 內政部，家庭教育法，民 92。

曾是有效可行的，因為每一世代，成長經驗與過程，幾乎是大同小異的，所以世世代代都是如此相傳教導。

在宋代嬰戲圖中，常有兒童讀書學習神態的描寫，顯然讀書、受教為宋代兒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除此之外，適當的遊戲時間，利用自然界的花草果實以求取賞玩之樂，以及充滿智慧設計的兒童玩具，他們的童年不比現代兒童遜色，其啟發腦力的益智玩具，甚至是現代玩具的先驅。從宋代嬰戲圖的數量明顯較多，顯然和宋代兒童特別受到關注的風氣有關。

只是過去型態的家庭教育，不合乎現今世界教育精神，現代社會是一個融合全球資訊的世界，知識無遠弗屆，隨時都有新知識、新詞彙的產生。過去的教育方式阻礙孩子想像力與創造的能力，對於生命道德的啟發也是不利的。不過，雖說如此，當今風氣雖尊洋崇外，在古代典籍中，仍有合乎現在教育思潮—不體罰的理念：

顏之推的《顏氏家訓》：

「當及嬰稚，識人顏色，知人喜怒，便加教誨，使為則為，使止則止，比及數歲，可省答罰」²⁶

王陽明的〈訓蒙大意〉：

「…鞭撻繩縛，若待拘囚。彼視學舍如囹圄，而不肯入，視師長如寇仇，而不欲見，窺避掩復，以遂其嬉遊，設詐飾詭，以肆其頑鄙，偷薄庸劣，日趨下流。」

²⁷

更是現代教育的環境，對待孩童的寫照，只不過是先哲認為這是不可取之道。現在是一個更文明的社會，強調自我是現代潮流，重視自主性與個人自由，

²⁶ 顏之推（北齊），《新編顏氏家訓》，國立編譯館出版，2002，頁 25。

²⁷ 王守仁（明），〈訓蒙大意〉，<http://homepage.ntu.edu.tw/~duhbauruei/4pap/1con/57.htm>。

但是久而久之卻形成失控、脫序的社會。回到宋代嬰戲題材的世界，當時那重視兒童教育的年代，即使父母文化知識不夠，但重視人性之常、人倫之常，也可以使孩子成為知書達禮的君子。

適切的教育方法，能符合孩童的本性，符合孩童文化心靈成長的歷程。事實上，在家庭教育與親職教育方面，關於心性的培育、心靈的陶養在兒童時期便要開始注意並細心教導。

在宋代的嬰戲圖中，我們可以很明確地看出重男輕女、重文輕武的教育觀，當然在孩童遊戲之際溢於言表的歡樂之情，是嬰戲圖留下的珍貴記錄，尤其反應出宋代社會對幼兒教育的投注與關懷，延伸至今日社會，在資訊爆炸的科技世界中，孩童的教育理當更被關心，但卻也更有世人探討的層面與價值。

第二節 從題材方面探討嬰戲圖的延伸創作

現代的父母看重孩子的教育方式是，認為凡事唯有讀書高，只要把讀書，家事不用分擔，所有的事務由父母代辦，只要把書唸好就好，其他才藝更是其次，學音樂、畫畫等科目，經常在升學階段停頓下來，這些父母們認為，只要考上好學校即是教育的成功。如果沒有停頓下來，往往又把它當作免試升學的一項利器，例如當國中基測決定增加作文檢定，即帶動了補習作文的風潮，基測的用意雖好，但是在許多學子的心中，寫文章卻變成一種痛苦的經驗，考試過後，則丟之棄之，避之為恐不及。每個人在求學之途中，一路地升學上去，究竟其目的何在，便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。現代學子們進入職場前，帶著幾許徬徨、迷惑，在生活上該有的能力，生命中該有的思維哲學，面對人生的選擇答案為何，這些一切的價值，許多人失去了知識青年所擁有的時代使命感。

在過去古代，父母期勉自己的兒子能科舉高中，以光耀門楣、光宗耀祖，這

代表了整個家族的榮耀，更可能是整個村落的榮耀。過去的「高中」有其壓力，更有背負家族使命感的，不下於現代的升學壓力。時代轉換數百年過去，家庭結構改變、農業社會改變，多元文化下的資訊社會來臨，同樣的孩提時代，已幡然不同。

以現代眼光而言，學歷並不等於競爭力，高學歷也不等於國際觀，擴大高度、廣度視野的培養，是父母需要運用智慧，花下時間思考，慢慢為孩子引導安排的。現在的父母都把孩子送到「好的」家教、「好的」安親班、「好的」補習班，但是更關鍵的人格修養，卻很少被討論。知識份子該有的那份憂國憂民的情懷，似乎漸漸被忽視、淡忘。社會傳遞了一個訊息：「學歷好、收入高，其他不重要」，年輕人對工作的態度、想法是「錢多事少離家近」、「有冷氣的地方」，這種看薪水、福利重於本身的興趣志向，缺少了一份熱忱。培養良好品德對當代而言，已是真切的生活要事。

在歷代嬰戲題材中，多少包含了父母對於子女幼年時期的愛護，過去的社會不若今天的複雜，小孩子若不是生了會奪去生命的重病，只要專心長大，沒有學習上的壓力。所以嬰孩的主題，往往帶有「吉祥」的寓意，作品之中的嬰孩是祝福的代表，因為嬰孩不知民間疾苦，是社會「希望的下一代」。現今，教育以升學為主導，過去的嬰戲圖是吉祥、祝福、歡樂的代表，而今面對社會風氣丕變、教育改革，與每個父母不同的教育理念，改變了孩子的童年生活，迫使孩童的生長發展年齡向下推展。在筆者教學的經驗中，教育心理學提及的發展理論，現今不同的發展階段，似乎有提早的現象。

以此題材接續討論其人體形象美學。許多畫論中僅僅只提出婦女或英雄的人體表現，甚少專論嬰孩的部分，以下為藝術討論中，可提出對應嬰孩創作的人體美的部分：

葉航，《美的探索》：

「在人形上，藝術家可以觸及廣泛的題材及多樣的意義。譬如說，人體美不僅涉及生物性的活潑、身體的實感表象、精神的深度、心智的修養，而且也涉及歷史生命與文化價值。」²⁸

「健康狀況，發射出一種活力之光。」²⁹

虞君質，《藝術概論》：

「健康美。人體的健康美不僅能給我們以充分的『圓味』的欣賞，一併也可引發我們活潑而亢奮的情緒。」³⁰

「人體美的另一重要的典型，就是聖潔的美。」³¹

「…在中國美術方面，如像唐代的肥胖的形體，宋元的晶瑩和乳白的形體…，這一切都是屬於溫雅的美的塑造。」³²

嬰孩的外型與形象一貫給人帶來喜悅與純真，是「希望」的代表，雖然在美的論述中，甚少專門對此題材提出討論，但是他們的另一番「人體美」是描述成人形象的作品所沒有，也無法表現出來的，他們蘊含著一種孺稚的美好。此外，以現今多元社會下的教育問題來說，孩子的家庭、教育、生活都有相當多值得探究的一面，因此，若以嬰孩或青少年的形象來比較，筆者較傾向以前者形象來表現，此形象在表現的廣度與視覺震撼性來說，是別於其他人物的。再分析多數的嬰戲圖創作，若蘇漢臣的作品屬美學中的「模仿自然」，那麼李嵩的《骷髏幻戲

²⁸ 葉航，《美的探索》，志文出版社，1992，頁 32。

²⁹ 如註 28，頁 38。

³⁰ 虞君質，《藝術概論》，大中國圖書公司，民 57，頁 268。

³¹ 如註 30，頁 270。

³² 如註 30，頁 272。

圖》（圖 23）便是「超越自然」的代表，他的畫作強調寫實精密是典型宋畫，一絲不苟地勾繪著一筆一劃，然而《骷髏幻戲圖》在「再創」的藝術表現上，更可以給予現代藝術創作者，許多創作的能量來源。



（圖 23）宋 李嵩《骷髏幻戲圖》北京故宮藏

第三節 從作品思想方面探討創作意義

在第二章中筆者提及關於宋代嬰戲題材的創作：「強調形似與法度，導致畫風競趨纖巧工細」，因此可以看見的是，在繪畫表現上反應出創作者的創作思想，來自於對生命與自然萬物的觀察，觀察的內容不完全是事物的表象，還包括了對藝術家而言，那事物的內在本質。

以宋代蘇漢臣和李嵩的作品來比較，蘇漢臣的作品描寫的是朱門大戶人家的子女，他創造出來的胖嘟嘟的臉型，飽滿的小手，是一種生活在層層呵護下的小生命。相較之李嵩，他的《市擔戲嬰》（圖 11）表現的是村野鄉民，一種純樸而為生活努力的村婦與小兒，但是畫中的孩童都是健康、生氣勃勃的。但觀看李嵩的另一件作品《骷髏幻戲圖》（圖 23）卻和以往嬰戲題材的畫作有大不相同之處。

宋李嵩的《骷髏幻戲圖》，畫中充滿一種不可思議的氣氛，在古代的創作中幾乎不曾有過如此不合乎「常理」的畫面內容，畫中左側一位授乳的婦女，坐在雜貨擔和磚墩之間，墩上的一個牌子，寫了「五里」二字，一個骷髏戴著紗帽穿著紗衣，全身骨骼都清晰可見，右邊兩個小孩一女一男，面向這個表演著傀儡戲的骷髏，男孩爬向這骷髏，而女孩展開雙手，意欲阻止他。又有一說：現實生活中這樣的表演是由人來操縱的，而以骷髏為主角的寓意，大約是反映了人生命運的虛幻、無常，倏忽幻滅之意，你今天是操縱者，或許明天你就會成為一具被操縱者。因此，人生被看透了，大約就是一具行屍走肉而已。

這幅作品的意義究竟為何，在觀賞者的心中留下許多不同的想法，畫作的目的究竟是否要引起觀賞者以不同的層次來做解讀？這個欣賞的層次，已經超出純粹的視覺經驗，是在透過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等外在器官，隨著個體成長的過程中，經過生活經驗、感知，與外界的各種刺激進入心靈層次產生意義。此畫怪誕奇詭，將生死兩界，統於一畫。這樣的意義使人意識到作品內涵的存在，使獨立的個體因複雜的社會價值和文化規範，產生了各種價值與意識形態。雖然大多數學者認為《骷髏幻戲圖》闡明的即是悲觀厭世的思想，核心主題是生死轉化及因果輪迴，或與莊子的「齊生死」之說有關，也有人認為成年男子以骷髏形象代表死亡，哺乳的婦女代表生產與養育，乃生命的象徵；也有認為是將懸絲傀儡暗示為「命如懸絲」之意。或許在李嵩的《骷髏幻戲圖》一作中另有所寄情。

美國的藝術史家曾指出畫中的骷髏是死亡的象徵，「五里」代表這個小男孩是五歲，走向骷髏代表步向死亡³³。作者創作此作的初衷已不復見，但是若是指涉小男孩的死亡，那麼畫作不免是件充滿感傷的記憶品，又或許，作者僅是反應當時的某一件孩童死亡事件，又或許是有警世意味的創作。無論如何，這幅畫在天真活潑的嬰戲作品中，乃是別成一格的。

³³ 〈多彩多姿的嬰戲圖〉，《雄獅美術》月刊 86 期，1978 年，頁 61。

一般而言，嬰戲題材多半是歡樂、逗趣的作品，嬰孩被視為吉祥代表，有祝福的意味。在宋代，孩子是社會的資產，是國家未來的棟樑，許多畫家也因此以嬰孩為創作的題材。西方的嬰孩人物多以歡樂的天使為人所熟知，如文藝復興時期的拉斐爾（Raphael）的《西斯汀聖母》（The Sistine Madonna）（圖 24）、《椅上聖母子》（Madonna della Seggiola）（圖 25），其中肥嫩圓胖的聖嬰與天使，是惹人憐愛的形象。不過希臘雕像《勞孔》（Laocoon）（圖 26）中的孩子們卻另有風格，該雕塑顯示父親與兩個小孩在海蛇的致命纏繞下，表現了生死一瞬間的掙扎及奮力而抽慄，臉上露出了動人心魄的表情，一種無限緊張的恐怖。此作品的兩個小孩在外型上看來，似乎已超過筆者討論的年齡範圍，但在關於孩子有痛苦神情創作中，實屬珍貴的一件。



（圖 24）拉斐爾（Raphael）《西斯汀聖母》（The Sistine Madonna）

西元 1513-14 年 Gemäldegalerie, Dresden



(圖 25) 拉斐爾 (Raphael) 《椅上聖母子》(Madonna della Seggiola)

西元 1514 弗羅倫斯比提皇宮 Galleria Palatina (Palazzo Pitti)



(圖 26) 希臘雕像《勞孔》(Laocoön) 梵諦岡博物館藏

李高的《骷髏幻戲圖》與《勞孔》雕塑，都一反孩童題材向來表現的歡樂景象，給予觀者於藝術欣賞的另一番面貌。在西洋藝術批評的用語上，「創作」(creation) 與「製作」(Production) 是兩個意思，後者乃舉凡人為的具體事物皆可稱之，而後者則專指藝術方面的獨創或創新³⁴。藝術創作的涵義，是藝術品的獨創或創新，而其主要表現在形式此一方面，以此而論，前述兩件作品一反

³⁴ 虞君質，《藝術概論》，大中國圖書公司，民 57，頁 105。

其題材作品風格內容，便容易引發討論空間。

英國的著名藝術批評家貝爾（Clive Bell）：

「欣賞藝術無須挾持現實生活的內容，我們既無須了解其觀念與實情，也無須熟悉其情感。藝術將我們自人生活動底世界運送至美妙超然底世界。當我們擺脫人生的利害，不為期待與懷念羈牽的時刻，我們便被高舉於生活之流之上。」

³⁵

許多藝術品或許其表現意涵令人不解，但誠如貝爾（Clive Bell）所言，如果居於現實生活的立場來看待藝術作品，那麼很多時候藝術本身就因為過度現實，而失去其本身的況味與價值了。

李嵩的《骷髏幻戲圖》這樣的迥異已往的嬰戲創作，猶如超現實畫派的表現方法，不禁激起筆者欲以此為靈感，結合現今社會所見教育思潮與現象，與思及小兒的出生，與他未來的學習生涯，進而投入此主題的創作。

³⁵ 劉文潭，《現代美學》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 80，頁 131。